

对话作者

《在风车下写诗》（组诗节选） 一阵海风的遐想

阮更超/文

终于，我们住进海风，登上陆地
太平洋摇晃着海水，摔倒在堤坝前
一场剧烈的追捕，拉上帷幕
我们爬上风车，用叶子搅碎海风
一如我们放弃臃和翅膀
一如我们在东部的土地上植入钢筋
我们搅碎曙光湖的云层
搅碎定居在此的长满皱纹的泥巴
我们正在搅碎祖先的手掌
那些保留下根部的芦苇，芦花散去
很像祖先托举起的手臂
也许，也像我们的

Q：为什么将这组诗取名为《在风车下写诗》？

A：这些诗是在我市东部新区写的。去年9月，我从市三中交流到市三中东部校区，开启为期3年的教学服务。学校就在东海塘附近，抬起头就能看见一整排旋转着的风车，这是温岭东部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这些诗写在上下班的时间，所以我就取名《在风车下写诗》。

Q：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组诗的？历时多久？里面主要写了哪些内容？

A：去年9月开学，我有感而发，写下第一首关于温岭东部的诗歌《一阵海风的遐想》，之后感触颇多，不断以现代诗的形式写下来，一直写到现在，还会在接下来的5个学期中继续写。这些诗主要写我个人对温岭东部这片热土的喜悦，写在东部工作的感受，写在东部阅读时产生的思考，也写05后学生的一些想法。

Q：这组诗的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A：这些诗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在东部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以及所思所悟。其实每一首诗都有深刻的思考，初到东部时，我独自看着转动的风车，想起温岭的先人曾在这

里填海造陆，想起祖父曾在东海塘工作，而自己也来到这里，进行精神层面的开拓，感觉这是一种接力，代代相传，便写了《一阵海风的遐想》；看到我的同事们默默为东部的教育事业做贡献，想到整个东部的开拓者群体，便写了《海风吹过荒草》等。

Q：在这组诗里，可以看到很多我们温岭熟悉的地方，比如东海塘、东部新区，你怎么来看待作品和本土元素之间的关系？

A：诗歌写作需要提炼意象，而意象的选择往往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选取最能代表当地特色的事物作为意象，这应该是写诗的必然选择。在东部，风车、海风、潮水、海塘、芦苇、白鹭等是绕不开的元素，这些出现在东部的生活中，也肯定也会出现在反映东部的文学作品中。

Q：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有专门去学习过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吗？

A：我尝试写现代诗是在高二的時候，大学也一直有尝试，直到2014年与若水、戈丹、牧童、赵文斌、秋林等一批本土诗人深交后，我才正式开始写现代诗，之后不断参加各级诗歌活动，受到过周所同、霍俊明、梁晓明、柯平、天

界、蒋立波、刘川等大咖诗人的点评，获益良多。在创作诗歌方面，我主要是靠 诗歌阅读 自我创作 接受点评 自我否定与改进 ，一步步摸索进行的。

Q：都说写诗需要细腻的情感，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吗？

A：每个人都是多面的，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我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但在写诗的时候我是感性的。

Q：你认为和其他体裁比起来，诗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A：诗歌吸引我的地方主要是它独特的语言，诗歌语言凝练、含蓄、跳跃性强，还要注意规避陈旧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语言的重塑，这可以满足某种类似于探险 的欲望。

Q：除了诗，你还比较擅长哪些内容的写作？

A：我曾写过网络小说，还进入2008年最活跃网络写手名单。我也写散文，部分集结出版为《存在的代价》。最近6年，我搜集资料，写了60多篇关于温岭文史的文化散文，取名《云下的厚重》，有22万余字，部分文章已经在《温岭日报》发表过。

写诗，另一种“探险”

梦里叶落知多少

王华琪/文

暮秋的清晨，阳光薄薄，如蝉翼，斜斜地飘洒过来，层层叠叠，苍苍白白。我骑着单车去上班，风不大，可耳际还是擦出了 呼呼呼 的声响，路上有很多红的黄的落叶，车子压着， 嚓嚓嚓 碎开去。

车道旁，一辆辆汽车静悄悄地趴着，没醒，车顶上车窗上也零零星星地点缀着红红黄黄的叶子，叶子不大，大多呈菱形，叶面很舒展。车子骑过，惊扰了叶子的秋梦，叶子翻了个身，从车顶跳着华尔兹柔美地飘落到车的前脸。

趁着夜幕给车子和马路装点的是路旁的一排乌桕树，树色并不统一，有红褐的，色如铁锈，有淡黄的，色如柠檬，同一株树的叶色也不均匀，低处还有深绿的老叶，中间的是斑斑驳驳的橙黄，最上层才是绚烂的火红。南朝有诗曰：红叶秋山乌桕树，回风折却小蛮腰。宋人方回也有 团团乌桕树，一叶垂殷红 的描画，诗人看到的是红叶秋山、满树殷红，大概是从远处看的效果。

眼前偶尔有几片叶子如蝴蝶一般，双翼扑扇，婆娑而下，翩翩地落在车篮里，这是我暮秋清晨遇到的最有趣味、最有美感的事情了。

说起秋叶，首先想到的是枫树，唐代戴叔伦的诗句 日暮秋烟起，萧萧枫树林，以萧萧枫树写出秋萧肃杀之境；清代纳兰性德的《蝶恋花》里有句：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则以西风吹老丹枫寄寓家国之思。

对于枫树和乌桕，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进行了这样比较： 秋晚叶红可爱，较枫树耐久，茂林中有一株两株，不减石径寒山也。 在我看来，枫叶色彩虽红，但红得太热烈，鲜嫩得有些扎眼，如十七八岁女郎的殷红嘴唇，乌桕则显得饱满厚实些，柔润如玉，色彩清明而爽朗，观其色，如品佳茗，愈赏愈美。宋代陆游诗中更有句 乌桕赤于枫，我想这个 赤 不仅在于色，更在于厚实的味吧。

枫树多植于园林，斜倚假山俯视秀湖，是花窗之后的一抹娇艳，是碧水之畔的一枝殷红。观枫树，如见美人，怦然心动，然而美得过于了然，姿态也毕竟过于娇柔孱弱；乌桕则多植根于乡野，茅草丛中，农舍之畔，以瑟瑟荻花为伴，任那静默民情染红一株绚烂，任那萧萧西风刮出一树繁华。在乡野看乌桕真是一件绝美之事，令人心旷神怡。清朝翰林周锡曾 有诗咏乡野之乌桕： 山村富乌桕，枝柯蔽田野。 榨油燃灯光，灿若火珠泻。 上烛公卿座，下照耕织者。 嗟尔寒乞材，光辉满天下。

我家的老屋后面是陡峭的山坡，山坡边孤寂地长着一株乌桕树，枝干灰白，斜斜地伸向老屋的屋檐，遒劲有力。

暮秋时节，落英缤纷。小时候，我就喜欢在屋后拾掇那红红黄黄的乌桕落叶，对着斜阳照出那精美绝伦的叶脉。父亲就曾经做了一枚叶脉书签赠与我，尾部系着一条红丝绳，可惜后来多次搬家，不知遗落在何处了，父亲去世多年，如今思人却无物可睹了。

孩童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伙伴爬上山坡去采摘乌桕果。

乌桕果原是青色的，入秋后成黑色，秋暮霜打之后，乌桕叶落，黑色果壳脱落，满树白色种子挂满枝头，经久不凋，宛如积雪，古人就说 偶看桕树梢头白，疑是江海小着花。明代冯时可著的《蓬窗续录》里引陆子渊《豫章录》云： 饶信间（今江西上饶地区）桕树冬初叶落，结子放蜡，每颗作十字裂，一丛有数颗，望之若梅花初绽，枝柯洁曲，多在野水乱石间，远近成林，真可作画。此与柿树俱称美丽，园圃植之最宜。 远远望去，一树一树的乌桕子，星星点点，宛若玉珠，好似腊梅，煞是好看，令人惬意，从暮秋到初冬，乌桕完成了从灿烂到素雅的蜕变。

乌桕不仅可赏，亦可用，乌桕叶和乌桕子真是宝。火红的乌桕叶落入老屋后面的小水沟里，水就变成黑色，浓得如墨汁似的，有人就捡拾乌桕叶自制墨汁给孩子练毛笔字或用于染土布。乌桕子则主要用来榨油点灯，据说还可以制作蜡烛和肥皂，但我没有见大人做过。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等我稍大一些，小孩都是用瓶装墨汁，家里也都是用桐油或棉花子油裹烛心了。

现在，老屋后面的乌桕树早已因为邻居建房而被砍掉了，原本触目可见的那株乌桕树，竟已成为我一种平淡而隽永的记忆了。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梦里那株乌桕树在静寂中灵动地绚烂着，花开无痕，叶落无声。

个人名片

阮更超

温岭人，台州市作协会员，温岭市教育作协理事，曾参加首届浙江青诗研修班、首届台州青诗会，作品发表于《诗歌月刊》《诗潮》《浙江诗人》《贵州诗歌》等刊物，另有诗文入选多个文学读本，参与撰写《台州新农村》《艺在民间》《地名里的温岭记忆》等书籍，出版有随笔集《存在的代价》。



绝处逢生第十章 执子之手（下）

江鑫荣/文

翌日，两人一早就赶去医院。当他们来到病房，看到叶亦双正坐在那里看书，金黄色的晨曦洒在她精致的脸上，显得格外明朗。

亦双！念雅欢快地轻唤道。叶亦双见他们过来，开心地笑了笑，你们怎么过来了？

念雅露出迷人的酒窝，拉住叶亦双的手，不疼了吧？

叶亦双点点头，高兴地说：医生说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太好了！这件事终于可以翻篇了。念雅欢呼道。

谢谢你，念雅。叶亦双由衷地说道。

谢我干嘛呢？我又没有做什么事情呀。念雅指了指自己，又摇摇头。要是没有你，我这一时半会儿还未必能醒过来，幸亏有你把我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叶亦双感激道。

念雅笑着说：关键还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足够坚强，踢了死神一脚。薛承笑着对叶亦双说：看你的笑声这么清脆，那我就放心了。

薛哥，让你费心了。叶亦双感激道。

跟我还客气什么呢？薛承笑着说：这几天我要回趟丽温，你自己可要多注意休息。

我们回去商量婚事呢！念雅兴高采烈地说。

你们要结婚啦。叶亦双的眼神中忽然闪过一丝失望，准备定在什么时候呢？

还要征求长辈们的建议。薛承说。

应该会很快的。念雅抢话道。那敢情好啊！你们的爱情马拉松也跑得有点久了，是时候冲向终点了。叶亦双转而高兴地说：恭喜你们，我也想早点喝到你们的喜酒。

我还想邀请你当我的伴娘呢！念雅拉着她的手，表情显得很开心。

这个伴娘非我莫属。叶亦双笑着说。转而又问薛承：听说你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有没有什么线索？

薛承摇摇头，暂时还没有，不过

你放心，纪凡正在调查，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眉目的。

叶亦双听到这个消息，显得有些失望，这些人太阴险了。

薛承立马安慰道：相信用不了多久，谜题自然会解开。

你们在说什么呢，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念雅隐隐地感觉屋内的气氛开始变化，渐起一股焦灼与不安的情绪。

薛承不想念雅为此担心，于是赶紧绕开话题，我们只是在讨论工作上的事情。

你可别想敷衍我，我可是自带一双火眼金睛的。念雅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焦急。你说过不会对我隐瞒任何事情，总不能食言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怀疑这场车祸是有人精心策划的，他们想害亦双。薛承沉默了几秒，最终还是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

这也太恐怖了！念雅听完听后花容失色，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

薛承马上安慰道：我们正在追查这件事，很快就会拨云见日。

调查有什么进展吗？念雅忽然感觉大脑嗡嗡作响，头皮处传来阵阵酥麻。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你不必担心。薛承安抚道。

念雅又喃喃道：真是什么样变态的人都有。

薛承点点头，转而对叶亦双说：我需要你重新梳理这件事情，不能放过半点蛛丝马迹，一有情况马上通知我。

叶亦双点点头，你自己也要多留点心。

薛承想了想，轻声问：丽温那边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办的吗？

叶亦双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薛承默然，他能看透她的心思，你刚恢复，一定要好好休养才行。

我们改天再来看你。念雅朝她挥挥手。

祝福你们。叶亦双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顿时产生了一种失去依靠的感觉，令她很彷徨。

（未完待续）

木棉花开（九十）

不惑/文

大排档，也是当时清江街夜集的风景区之一。彼时的大排档并没有多少菜色，无非就是猪身上那几件东西，加上一些海鲜河鲜，毕竟海城县就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个滨海的县城。当然，它地处江南，河网也同样密布，河虾、河蟹、鲫鱼、鲢鱼等自然也是欢蹦乱跳的。

大排档的小老板会用竹竿或钢管撑起支架，圈出一块地来。倘若天热，他们便只在顶上盖一块篷布，以遮挡下落的树叶或突降的雨水。倘若天冷，他们就在四周围起篷布。他们往圈出的场子里摆几张可以随意收合的桌椅，再摆一个大火力煤气灶和两个煤气罐，自己既当老板又当厨师，既当跑堂又当洗碗工，就这样开张营业。

清江百姓很懂得生活，他们深谙知足常乐的道理。他们白天辛苦劳动卖力工作，收工下班之后就回到金窝银窝都不换的草窝，享受老婆在家孩子在侧的天伦之乐。有时，他们会一家人说说笑笑外出转转，看见喜欢的，男人掏钱给女人买，女人也给自己男人挑，再给孩子买个玩具、小点心。偶尔，他们也会就着小吃摊坐下，吃个宵夜，图个开心。那种家庭欢愉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

要说大排档的生意是如何在清江街红火起来的呢？一来，是百姓人家故意给锅灶放一次假，外出小奢侈一回。二来，是他们约上三五好友，唠个家常聊个天吹个牛的需要。想想看，酒往嘴里一灌，各种话题还不是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而大排档红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棋牌室那帮好赌者带来的。

清江街上，有三家棋牌室，白天人不多，夜幕降临之后，则人声鼎沸。对外，棋牌室的规矩通常是：1.按小时计费，每小时租金10

元。2.期间提供茶水、点心果品等另外计费。3.顾客只可娱乐，不可赌博。

规矩归规矩，而事实上，棋牌室往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规定不可赌博，但实际上那三家却是不折不扣的小赌馆。只是棋牌室老板与当地派出所里的机要人物关系都极好，查赌前都会事先通风报信，所以，每次在肃清赌风活动中都能安然无恙。一般查到的也只是小老百姓在自家摆的小牌桌上的小打小闹。

木棉他们来到清江街上。八九点钟，正是夜市高潮之际。

许尚恒找了一家干净些的大排档，和木棉说：你去点几个菜，想吃点什么什么！

我们要在这里吃？木棉有点迟疑，换个地方吃碗面就好了嘛！

那不行！复习消耗那么大，你又生病了，营养得跟上！许尚恒坚持着。

木棉只好点了一个小排黄豆汤，转头对许尚恒和章大树说：我点了喜欢的，轮到你们了！

给我来只烤鸡！章大树嘿嘿笑着，一边向简易桌椅走去。

许尚恒对大排档小老板点了点头，示意加烤鸡，又问了木棉会不会吃爆炒河虾和炒米粉，然后让把这两道菜也加了上去。正吃着，便看到一群人从学校方向的那条街过来。许尚恒一看为首那人，就是上次溜冰事件之后约他去办公室喝茶谈解散溜冰协会的政教主任沈铁腕。此刻，沈铁腕一件铁蓝制服上衣和包臀短裙，迈着阔步，仿佛穿着铠甲的巾帼。她的后面跟着政教处两位副主任和另四位负责政教工作的老师。

许尚恒条件反射地把头低下去，并把身子往里缩了缩。他靠近木棉低声说：录像厅、游戏厅里的兄弟姐妹们要倒霉了！

（未完待续）